

复旦八舍,是复旦大学第八教工宿舍的简称,位于国年路上。它原由三幢四层楼房组成,平顶、红砖,其貌不扬。后来,一号楼被改为校招待所,三幢楼就只剩下了两幢。从八舍大门进去,右手一幢是二楼楼,左手便是三号楼。

几十年前,我第一次福利分房,就分在八舍。那时,我对教工宿舍无感。只是觉得,与其他宿舍相比,八舍有点不一样。例如,从一舍到七舍,1949年前就有过好听的名舍,悠悠数来,有“三村四庄”,如“庐山村”“徐汇村”“德庄”“嘉陵村”“筑庄”“淞庄”“渝庄”等。这些舍名,取自复旦校址变迁的地名,既高雅又人文,朗朗上口,很有历史感。记得读书时,听班主任说他住在“筑庄”(五舍)时,我眼睛一亮:这宿舍名字,好高级呀!

然而,自上世纪50年代起,“三村四庄”忽然被阿拉伯数字替代,分别名之为“第x宿舍”——仿佛一个富贵人家,一夜之间将子女的绅士淑女名字改为阿大、阿二、阿三一样。在教工宿舍中,八舍虽排行第八,却因建于1960年,自然没有“高级”舍名。

本来,八舍是为单身教师建造的集体宿舍。按原设计方案,每间房住一到二人,三幢楼可供几百名单身教师住宿。但到了上世纪80年代,青年教职工人数剧增,八舍已成为青年人结婚分房的热门选项。1988年底,我“论资排辈”了好几年,才在八舍分到一间房,满心欢喜。它位于二楼楼底楼,朝北,门牌号是116室。记得我去办户口登记

家住八舍

读史老张

时,一位女户籍警对“复旦八舍”羡慕不已,问:这116室,是十一层楼吧?我连连摆手:不不,是底楼!

从二楼楼北门进去,右拐,沿着黑黢黢的走廊,走过公用厕所、厨房,一条道走到黑,就是116室。这间房,冬天阴冷、夏季潮湿,昏暗、压抑,终年不见阳光。加上厨房、厕所为五六户人家合用,洗漱、如厕颇不方便……因此,我在这里,住得并不算舒暢。

不过,八舍的烟火气和邻里情,倒是令我难忘。每当饭点,厨房间里油锅起、饭菜香,几户人家一起烧饭、聊天,热闹非凡。当年没有网络、没有手机,学校里的信息和八卦,诸如涨工资、分房子、考职称外语,乃至某商场在工会推销便宜货、某神秘的中年人在国年路摆摊卖畅销书等,第一时间就会在厨房间里传开。有一次,一位邻居一边洗菜一边说,下午路过国年路马路菜场,看到一位名教授提着竹篮,正在与小贩讨价还价:依便宜点好吧?他学着教授的腔调,惟妙惟肖,逗得大伙哈哈大笑。

在八舍,门房也是一个温馨的港湾,人来人往。清晨,送奶工送来一箱箱牛奶,奶瓶碰撞,咣当咣当;上午和傍晚,邮递员送来一摞摞报刊,油墨清香,四处散漫。据我观察,一年四季,总有人在门房聊天、谈家常。当年我不坐班,看书、备课累了,也会去门房坐坐。经常见到

的,是一个退休老头,姓杨。据说他原是法律系教授,1957年被划为“右派”,后在八舍独居。老杨常戴一顶鸭舌帽,敞着衣襟,看上去根本不像教授,倒像是门房师傅。他喜欢高谈阔论,口无遮拦。一讲起当年的奇闻轶事,欢笑声就会在门房荡漾。

其实,真正的门房师傅,是一位山东老汉,他身材魁梧,目光炯炯,嗓门大、记性好。对于住户名字,他能过目不忘。除了发牛奶、发报纸信件,他还掌管着八舍唯一的一部公用电话。电话铃一响,他会突然站起,拿起听筒,仿佛对方是一位首长。放下电话,他就大步流星地走出门房,扯着嗓门,开始喊住户听电话。他喊电话,节奏感很强,比如,他喊我家:二楼楼,116,xxx,电话!

时间一长,我从山东老汉的喊电话声中,可以分辨出哪家电话最多、哪位老师最忙。例如,我认识的一位青年女教师,一天总要被喊两三次电话。原来,她是某律所的兼职律师,工作很忙。不过,大多数接电话者,我只是久闻其名,从未谋面。前些日子,读到校园里一则某教授去世的讣告,觉得名字很熟。猛然想起,他当年就住在三号楼,是被喊电话最多的青年教师之一。

我在八舍住的时间不长,两年不到,就搬到了凉城新村。那里是新落成的复旦教工宿舍,独门独户,洒满阳光。但我在凉城开头几年,住得很不习惯:因为没了公用厨房,信息不灵;因为不见了老杨,少了灵感;因为听不见山东老汉喊电话,心中怅然……唉,人就是这样,不想回到过去,却常常怀念旧时光。

前些天,读到一篇写中俄边境“西瓜外交”的故事,使我想起三十多年前,中国古文献学家、科技史学家胡道静先生讲过的“西瓜救命”的往事。

“那是在1935年冬天,我父亲胡怀琛,年仅49岁,但因常年辛劳过度,身体已很虚弱。”胡老说道。当年,胡怀琛先生白天赴上海市通志馆编修《上海市通志》的上海学艺史及部分人物志,还兼授上海持志大学中国文学史和中国哲学史课程。此外,他还需到正风文学院讲授中国诗史。晚饭后,他又要为商务印书馆编写书稿,常常到午夜一两点才能睡觉。

“记得那年冬天奇寒无比。父亲就在书房里烧火炉取暖。有一天,父亲依旧工作到午夜就寝,次日照常忙了一天,晚上回到家,感觉不舒服,不想吃晚饭,连鸡蛋羹和茶水也吃不下,还喊喉咙痛!”胡老说:“我拿手电筒照父亲的咽喉。啊!已是一片红肿!母亲听了又惊又怕!邻居告诉她,上海著名中医、烂喉痧专家朱子云能

的方法,母亲果然买到了一只约6斤重的西瓜,开价光洋十元五角。真贵!

“回家后,母亲剖瓜,用汤匙舀出西瓜汁,喂了父亲一口,并嘱咐道:含在口腔里,不要吐掉。”胡老说:“我父亲含了西瓜汁后,顿时紧锁的眉头解开了。母亲见状再喂第二口、第三口……

到深夜11点左右,父亲能开口说话了。他说喉咙不痛了。”“随后,父亲还吃了一碗鸡蛋羹、一些饭菜,喝了一碗西洋参汤,安然入睡。次日起床,霍然痊愈。”胡老笑道。

“你父亲的急病就这样治好了?”我半信半疑。胡老答道:“那天上午,我母亲陪我父亲去复诊时,也向医生请教了这个问题。”朱医生解释道:“老先生很怕冷吧?晚上肯定烘火了。这就使一团火气蕴积于脏腑之内,须要慢慢散发。但老先生肯定又于次晨外出,受了风寒,有寒气侵入体内,就形成了‘寒包火’。火气亟欲突围而出,但弱不敌强,以至于火气乱蹿。当它蹿至喉口时,因为喉管十分娇嫩,受不了火气猛冲,最后导致封喉,就是所谓‘长了乳蛾’了。此症十分危险!喉管被乳蛾封死后,寒气包裹的火气更无出路,就在身体内变本加厉地乱窜。病人肯定受不了!”

此刻,朱医生提高嗓门说:“我为什么让你用西瓜汁喂病人呢?因为西瓜是至阴之精,一人体内,就展开了‘至寒’攻‘至寒’的恶战。结果,寒气团不敌西瓜汁的侵蚀力,防线被攻破;继而西瓜汁迎头冲击企图突围的火气,并迅速将其扑灭!这就是所谓‘对症下药’也!”朱医生的这一番话,说得胡道静的父母以及一旁候诊的病人个个都敬佩不已!

亲爱的宏:

见字如晤,展信舒颜。

在这个鲜花盛开的季节,我想到了蒲公英。它生长在肥沃滋润的土壤上,昂头挺胸,笑迎着太阳,吐露清新的芬芳,把我引向了金银滩。那是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的地方,它的神秘与辉煌,一直吸引我去探究。

我带着崇敬的心情来到蒲公英盛开的金银滩,抚摸纪念碑上镌刻的你父母的名字。阳光投射到他们

蒲公英的追求

吴伦仲

曾经工作的简陋楼房。我来到《核安全》杂志编辑部旧址,依稀看见你母亲忙碌的身影——那清秀的脸庞,齐耳的短发,娇小的身躯,戴着深度近视的眼镜,严寒、艰辛难不倒她。在金银滩221基地,为了核安全考察和研究,她和同事们并肩而行,与学识渊博、德高望重的科学家奋斗在第一线。她时而在办公室内,和学者专家探讨原子弹爆炸时的安全措施,哪怕是一丁点的疏漏都不许存在;时而又承担责编和编审的重任,挑灯夜战,对科学家即将发表在杂志上的重要论文,逐字逐句地审阅和反馈。

那时你的母亲风华正茂,是华东理工大学(原华东化工学院)的毕业生,早时在上海市公安局从事化学分析。响应党的号召,奉调到青海金银滩221基地,义无反顾地秘密投身于核安全工作,以一腔壮志热血谱写奋斗业绩。母亲多年从事核安全的研究工作,是科学研究、化学处理等刊物组成员,看到一大批优秀科学家、工程师、普通劳动者先后入了党,尤其邓稼先、于敏、王淦昌等著名科学家都是共产党员,他们的一言一行、学术理念、渊博的专业知识给她感召很大。她积极要求入党,由于种种原因,心愿多年未实现。但是一场场疾风暴雨并没有浇灭她昂扬向上的心灵之火。

我是很久之后才知道你的母亲曾经是邓稼先科研小组的组员,她对核工业防护和处理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措施,被核工业主管部门安排至相关编辑部。

有一个故事挺感人。以前你父亲时常向我提起你母亲,“读书读得好,化学分析又做得好,是安全防护和卫生安全第一线的工作人员,我和她是先后来的。后来看到她入党心愿久未实现而闷闷不乐,我及时送上一朵蒲公英,鼓励她她坚强一些,做好核安全工作。我还时常手抄郑板桥《竹石》诗鼓励她:‘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你母亲是金银滩上绽放的绚丽的蒲公英,拥有真挚、美好的情感,矢志不渝对党忠诚,始终相信党组织会理解她,信任她。临近退休,党组织接纳了她,她高兴得热泪盈眶,“我终于成了党的人!”她的脸上露出蒲公英般的笑容。

有母如此,是何等幸福与骄傲。

我是时代的追梦者,也是岁月流觞中的追光者。在时空穿梭的流光溢彩中涌现而出的偶然机缘和创作灵感纷至沓来,结合数十年的艺术经历和人生感悟,我深刻认识到艺术创作与自然交融的重要性。于是我从生活、学习和工作实践中提炼升华出一种超乎自然的心性,融和——融化和合成为我日常所思所为的行动指南。

《融光·天和:游曳》究竟是一本什么样的书?翻开这本装帧设计考究、印刷精美的图书时,一股生机勃勃的气息扑面而来,一幅幅美轮美奂、色彩斑斓的油画作品映入眼帘,令人充满遐想。这是一本阐述和描绘人类保护地球海洋生物资源与自然生态环境为主题思想的图书。也是一本集中体现中华

游曳之境

金国明

《融光·天和:游曳》究竟是一本什么样的书?翻开这本装帧设计考究、印刷精美的图书时,一股生机勃勃的气息扑面而来,一幅幅美轮美奂、色彩斑斓的油画作品映入眼帘,令人充满遐想。这是一本阐述和描绘人类保护地球海洋生物资源与自然生态环境为主题思想的图书。也是一本集中体现中华

民族传统文化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哲学思想和生态智慧的图书。

我的绘画生动地展现海洋生物资源生生不息的蓬勃气象,其主题都是围绕海洋世界中各种不同品类的动物、植物和其他生物展开的,如鲸鱼、鲨鱼、海豹、剑鱼、海龟和各种热带鱼等,也有海螺、海蜇等软体动物和珊瑚虫(或珊瑚礁生态系统)、海藻等,以及众多海洋微生物。我在油画作品中所描绘

的鱼类、虾贝、海龟、海草、珊瑚和水泡、波浪等都是平衡整体画面构图的关键元素,通过点、线、面之间的相互构成与组合,构建了一个全新的生命融合体。我还描绘了许多大大小小的、五色缤纷的水泡,赋予了它们灵性、感知和生命力,使画面充满了一种蒸蒸日上、蓬勃热力和生命气息。从这些五颜六色的水泡中,我们可以看到一

小雪 (五绝)

牧夫

小雪晴方好,
无风似早春。
林间灰鹊闹,
瓦上暖阳蹲。



庭石梦浮生(中国画) 金洪男

个个充满“六色”海洋(红海、紫海、绿海、黄海、黑海、白海)的自然空间,一派生机勃勃的生命世界。同时也表达了我创作中的一个重要理念:生命需要呼吸。通过这些艺术作品,我想传达给人们的是一种生机盎然、蓬勃向上的奋斗、拼搏精神。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凤凰涅槃生命重生——这

是我所要表达的主题精神和思想境界,同时也是照耀我心田的一缕阳光。万物生灵中的律动、游曳、穿梭和翱翔都是在追逐那束光——生命之光。

生命之光源于自然,万物生灵生生不息。追光的感觉很奇妙,一路上星光璀璨。而追逐时空里的黑与白、光与影、情与爱,也是我个人价值观追求的

我的天使

李美丽

中,娃娃没了,我只有一瞬间有一丝丝的悲伤,就过去了。可是,十多年间,读书、工作、结婚、生子、离婚,这些过后,我突然从忙碌和被需要变成一个人躺在阴凉、极度安静的房间里,突然想起我那个娃娃,我当时就想,假如她有灵魂,当年被丢弃,是不是也如我现在这般感受?我发现我的眼泪不停地涌,不知道是为我自己的经历,还是为那个被丢弃的娃娃。

2000年,朋友的玩具生意好得不得了,

我陪她去了趟沈阳批发市场,她谈生意,我走进玩具区兴奋地逛。我走过一家很小的店,发现在很不起眼的角落里坐着一个像我小时候拥有的娃娃,只不过,这个娃娃两个胳膊是白色陶瓷做成的翅膀样子,穿着嫩嫩粉色的连衣裙,我一下子定格了,向她走去。她一头金发,两颊鼓溜溜,一双清澈的眼睛在看着我。老板打着哈欠说,你相中了?15元拿走吧,她的脚在运输中摔坏了,卖不成价了。我轻轻掀开娃娃的裙摆……我觉得我眼睛酸了,鼻子也酸了。我问老板如果有脚能卖多少钱,然后,我按照他说的钱数给了他,像抱着我自己的孩子那样把她抱在我怀里走出小店。

从此以后,她始终在我的衣柜里坐着。

十日谈

玩具总动员
责编:郭 影

身体里那块童趣、童心的角落,因为这样的小东西,被喜悦地填满了。请看明日专栏。